

東洋魔女煞是厲害

五戰全勝與北韓爭后



【本報綜合日本神戶卅一日外電報導】日本女子排球隊今天以十七比十五、九比十五、十五比六、二比十五、十七比十五打敗西德，晉級一九八五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決賽。

明天的女排球賽由日本對北韓。北韓今天在準決賽以十五比七、十五比十五、十五比十二、十五比十打敗美國。

日本隊目前戰績為五戰全勝，北韓四勝一負。戰績同為三勝二負的西德和美國明天爭奪銅牌。

蘇聯的莎莎柯今天在女子網球單打決賽以六比三、六比二打敗美國的拉席，奪得金牌。

十九歲的莎莎柯以網前吊球和反手拍穿球擊敗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年美國大學體協單打冠軍拉席。

今天的男子籃球賽，蘇聯一〇六比八十四打敗芬蘭，加拿大八十一比七十七勝南斯拉夫，美國一

二三比六十八勝日本，保加利亞八十七比七十勝埃及。男籃落選賽南韓以八十七比五十七勝中共。

早先贏得女子四百公尺自由式接力與八百公尺自由式接力的美國選手柴蜜娜，由於在今年二月十五日才滿十七歲，不符合必須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之前滿十七歲的大會規定，今天被宣布取消資格，美國也因失去兩面金牌。

捷克的馬朱拉在男子鉛球打敗奧運金牌得主義大利的安塞瑞。馬朱拉二十一公尺一三，安塞瑞二十一公尺八五，兩人都打破二十公尺四九的大會紀錄。

世界大學運動會到今天已過了一半，主辦單位對觀眾人數感到滿意。

前七次比賽在十七個競賽場共吸引觀眾二十七萬七千九百八十八人。

主辦單位估計，包括開幕與閉幕典禮，十二天的觀眾可達八十八萬人。

美國游泳選手畢昂迪無疑是六天泳賽最受注目者，每次比賽都有幾十位擋在通道索取簽名。

本屆世運會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一百多國參加，運動員將近五千人。

羽球二次排名賽

張文松 李憶霞 擒元

【台南訊】全國羽球單打第二次排名賽，在台南市中美羽球館經四天激烈鏖戰之後，男組由張文松稱王，女組李憶霞封后。

李憶霞及李憶霞這兩位有親戚關係的新秀，在本名次賽打得有板有眼，身材高大的李憶霞更在緊要關頭扮演「敗部殺手」的角色，先後擊敗劉秀秀、陳綉等悍將，表現相當精彩。

第二次排名賽的結果，與五月底在台北市舉行的第一次有很大的變動，分別是：

男子組：①張文松，②鍾佳珍，③陳能彪，④申榮益，⑤葛新銘，林學信，⑥劉恩宏，程嘉彥。第一次排名依次為甘榮益、鍾佳珍、葛新銘、林建川。

女子組：①李憶霞，②李健美，③孫彩卿，④劉秀秀，⑤陳玉珍、陳綉，⑥林慧潔、康家儀。第一次排名依序為劉秀秀、陳玉珍、林慧潔、康家儀。

女組李健美昨先在敗部以十一比六、十一比五，連下兩城擊敗孫彩卿，冠軍戰李憶霞以逸待勞，十一比二、九，輕取后座。

男組敗部競爭激烈，張文松與陳能彪纏鬥不休，張文松與陳能彪相當接近，張

文松後場高躍殺球較具威力，以十五比十三、十五比十二險勝陳能彪。

下午張文松與鍾佳珍遭遇，爭奪冠軍，首局鍾佳珍的半扣殺甚具威力，在八比八平手後，反手強殺及小球員頻得分，以十五比八先拔頭籌；但張文松沈著應戰，第二局一開始就領先，六比六後將比數拉開，以十五比七拿下第二局，決勝局張文松愈打愈旺，以十五比五敗部復活取得加賽一場機會。

兩人在休息一小時之後，再度披掛上陣，張文松的氣勢較旺，分別以十五比八、十五比十，取得第二次排名賽的冠軍。



鍾佳珍在第一次排名賽表現精彩。(楊權實攝)

感恩的歲月

王貞治母親的回憶錄
王登美 原著 林秋山、廖蒼洲 合譯

自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雙親去世後，二郎、光枝和我，同在辛苦艱難中度日子。

雙親去世後，二郎被帶到川崎的卯三郎伯父家。學校畢業後，到川崎的市公所任職。由於工作認真，受到市公所川口課長的賞識。在昭和十幾年左右，川口課長到滿洲就職時，一併帶二郎前去。

在滿洲，二郎和川口先生的千金結婚。因雙親早逝，就入贅川口家，而改姓川口。

其後，二郎在滿洲被徵召入伍從軍。大戰剛結束時，卻與家人離散了。因為，在大戰結束時，駐紮在外地的日本軍人，全被視同戰俘。某一天，二郎和所屬部隊，在行軍回本國時，不幸跌落懸崖下。三郎的戰友，眼看著他墜入萬丈懸崖，料想無法倖免，實在也無法施救，於是棄他而去。後來聽二郎說：事實上，跌落懸崖可能致命。但與其回本國被俘囚禁，甚或被殺，不如逃生自救，冀得倖存。於是，他毅然躍下深崖。跌下懸崖後，暫失知覺，幸好沒受大傷，又受到當地農民的協助，終逃得一命。此後，二郎一直住在這農家裡，也由於能講些中國話，就在這兒結識了一段時間。這戶中國農家，待二郎極為親切。然後，又把二郎藏匿在有家人自備居地返國的農家裡。因此，二郎得以在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比其他駐外軍人更早返鄉。

比二郎早一步返鄉的家人，僅知二郎落崖失蹤，卻不知他獲救重生，都以為他已遭不幸。所以，當昭和二十一年的夏天，二郎回到橫濱，站在家門口的玄關時，著實令家人大吃一驚。

其後，我們從吾媽叮嚀任押上，吾媽叮的五十番就由二郎夫婦接手經營。二郎曾在市公所任職，因此，對一般事務比較熟悉，確實也教導我們許多事。

目前，我們所居住的新宿大廈，是在昭和四十年十二月興建的。二郎一方面經營吾媽叮的五十番，另一方面也擔任這棟大廈的管理員。這棟大廈的房間，有一部份分租。這些帳目，初期也都是由二郎來掌理的。由此可知，在我們家來說，不僅是貞治，甚至於「老多」和我，都曾得到許多二郎的幫助。

不幸，我們所信賴的二郎，在昭和四十八年九月五日去世，這也是我忘不了的日子。二郎曾因肝硬化，在吾媽叮五十番附近的醫院住院治療。那天，正下著雨。二郎的妻子從醫院打電話給我說：「二郎的情況，似乎不樂觀了！」

我和鐵城驚惶地即刻驅車趕往醫院。天雨，路阻難行，我們趕到醫院時，二郎已撒手而去。

二郎的妻子哭泣地說：「姐姐，來遲了一步！」我仍不相信二郎已經離我而去，不停地搖晃他的軀體，大聲呼喚著：「二郎！二郎！」然而，二郎終於沒有任何的反應。(七六)